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十五回 恨無良閉戶鎖金剛 消妒意開籠放鸚鵡

且說邱八見他正室夫人進來相勸，便指著黛玉，把前後被騙的情形細細的告訴他：黛玉如何叫娘姨請他，擺了一個雙台，當時就落了水；如何黛玉竭力奉承，把他哄得死心塌地，花了二萬幾千銀子把他娶到家中；如何上了他的圈套，沒有要他的婚書，現在他翻轉面皮，一定要往上海。」因我不肯放他出去，他同我搶白了一場，竟自往外就走。我把他拉了轉來，又要叫人把他捆住，他便打滾撒潑，尋死撞頭。他的意思是要我怕他時常吵鬧，放他出去，便好隨心適意，安安穩穩的重落風塵。後來見我咬定口風不肯答應，他沒有什麼法子，只好尋死覓活的指望嚇倒別人。幸而遇著了我不怕什麼風波，若是換了別人，怕不被他嚇倒？你道他這樣的心思可刻毒不刻毒！這樣的混帳東西，憑他當真死了便罷，為什麼你又多事起來？」

那位八少奶奶聽了邱八這一番言語，方才如夢初醒，暗想：「堂子裡頭的信人果然惡毒！」又恐黛玉當真的尋起死來，也是一條人命，便勸著邱八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倒底人命關天，不是頑的，況且我們這樣人家，也不在乎這點兒銀子。他既不肯跟你，勉強留他在此，料想也沒有真心。依著我的意見，不如依著他的話，把他打發出去，省得他心中不願，天天的尋事生非，何必費了自己的功夫，同他淘這般閒氣！」

邱八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你的說話，雖是不差，但是你還沒有曉得細情。我花了許多銀子替他還債，倒也並不怪他；最可恨的是他把我當作瘟生看待，說的話都是虛無縹緲的，沒有一句真情。我當初再三再四的問他，可是真心嫁我？」

他一口咬定，不肯露出一點話風，哄得我滿心歡喜，對著一班朋友說了許多大話，吹了無數牛屎。到了今日之下，依舊把他放到上海做起生意來，將來他們追問起來，叫我怎生回答，豈不是倒壞名聲？不瞞你說，我自從出世以來，從沒有受過這般惡氣，現在他既然同我蠻纏，不講情理，我也會些蠻派，把他關鎖起來，不怕他生出翅膀飛上天去。就算他當真死了，這樣害人不淺的東西，省得把他留在世上再害別人。你若是怕他死了，有他的父母兄弟來同我吵鬧，告狀經官，我只要拚得再花掉一注銀錢，就買了他的一條性命。料想如今世上只要銀錢作主，沒有什麼不了的事情。你憑著我怎樣安排，不要來多管閒事。」說著，便喝叫眾人一齊出去，單留黛玉一人在房。

邱八也立起來，指著黛玉的臉道：「你要尋死，憑你去上吊吞煙，快些死了，好等我預備官司。我拚著再花二萬銀子，買囑你的屍親，怕不是安安穩穩的閉口無言？你丟了一條性命，只當死了一隻貓狗一般，看還是你的性命值錢，還是我的銀子值錢！」一面說著便走出房去，就取了一把洋鎖。」咯啞『一聲把房門鎖上；又叫家人去叫了一個木匠來，在板壁中間開了一個尺餘見方的壁洞，就像衙門內的轉桶一般，好做傳送食物的地方。另派二個家人交起板鋪來，睡在中堂，看守房門，防他逃走。

只說黛玉聽了邱八的話，心中暗暗吃驚；又見邱八氣勢洶洶，料想他已經氣到極處，萬萬挽回不來；卻又恐怕吃了現虧，不敢開口，眼睜睜的看他鎖著房門走了出去，方才懊悔自己當初不應錯了念頭同他蠻鬧，卻已無可如何；又不肯當真自錄死路，跳又跳不出去，走又走不來，只得坐在房中哭泣咒罵，頭也不梳，臉也不洗，糟蹋得蓬頭垢面，就如個醜癩花子一般，那裡還有當初的豐致？真是：

慵梳寶髻，惺鬆墮馬之妝；愁倚熏籠，寂寞驚鴻之影。銀華不飾，芳澤無加；珠淚淋漓，玉容慘淡。

一個邱八公子的府中，差不多變做了江彩蘋的宮院。黛玉被他鎖在房中一連就是半月，雖是飲食不缺，卻是懊悶異常。幸而黛玉還有幾年花運，平空降了一個救星下來，你道那救星是誰？原來就是那位八少奶奶。

從來女子的性情，總不免有些嬌妒。這位八少奶奶正在妙齡，又同邱八分恩愛，平空的邱八娶了一個花枝般的寵妾，要與他分恩奪愛起來，那得不心懷妒意。

但是他平日為人溫厚，性格和平，無論什麼事情，不肯放在面上，所以黛玉進門之後，心上雖然不樂，面子上卻做得甚是慇懃，不但討了邱八的喜歡，還落得博一個賢惠的名氣。現在見邱八把黛玉關鎖起來，心中未免一愁一喜。喜的是眼前去了這樣一個搔頭弄姿、顧影自喜的妖姬，邱八心無二用，那夫婦間的恩愛登時就加了幾分。正是：臥榻之旁，豈容他人酣睡？愁的是邱八雖然把他鎖在房中，卻是餘情不斷，時常叫家人僕婦走到那壁洞之前與他問答，探問他的意思，看他可有些兒悔悟；分明邱八的心上尚在繫戀著他。萬一將來回味思量，磨折幾時，依時把他放出，他二人一個是風月名娼，一個是豪華公子，那時黛玉放出二四分工夫手段，怕不把邱八依然騙得個意服心輸？到了這個時候，賽又賽他不過，趕又趕他不得，豈不倒是一個後患？他想著這兩層主意，心中便懷著鬼胎，天天解勸邱八道：「黛玉雖然可惡，然而也是妓女的常情，不算什麼奇異。本來一個堂子出身的妓女，那裡有什麼良心？你把他當作好人，已經錯了；現在你又把他鎖了起來，他是個散淡慣了的人，那裡受得起這般磨折？我們世代忠厚，從沒有做過刻薄事情，萬一他當真死了，你雖然沒有逼他，總是你身上的孽障。不如看破些兒放他出去，聽憑他去再做生意，或者重新嫁人。譬如當初沒有嫁你，你也管不著他。況且你娶他的時候又沒有什麼媒證婚書，更是作不得准。難道你丟了一個妓女，就算壞了你的名氣麼？」

勸來勸去，邱八先起那裡肯聽，連連搖頭。當不得他被底溫存，枕邊旖旎；今日勸，明日勸，竟把個邱八勸得活動起來，便一口答應。八少奶奶大喜，還恐他要變卦，連忙叫人去開了房門，把黛玉叫將出來。

黛玉此時已經被邱八把□分性子磨去了九分，粉黛縱橫，淚痕隱約，聽得叫他出去，心中估量著一定是邱八回心，卻想不到竟肯放他出去。當下將就換了一件衣服，淡掃蛾眉，走到邱八房中，叫了八少奶奶一聲，又瞅了邱八一眼，粉頭低垂，春山不展。邱八留意看他，只見他雲鬢蓬鬆，芙蓉慘淡。瘦比經秋之燕，弱不禁風；嬌如解語之花，含情怨涕。真個是暗鳴如泣，幽怨可憐，大有傷心之色，早不覺心上憐惜起來。八少奶奶明知邱八的意思，不等他開口，先把自家勸解的話，向黛玉說了一遍，又說：「八少已經應允放你出門，你可快去把你隨身帶來的衣飾立時收拾，你要到上海，今天就可動身，省得又要耽擱一夜。」

黛玉忽然聽見邱八答應放他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好像那寒儒登第，枯木逢春，又好似刑部獄中的囚犯逢了郊天赦一般，登時色舞眉飛，走將過來，朝著八少奶奶花搖柳顫的磕下頭去，八少奶奶忙忙扶起。黛玉回過身來，見邱八一雙眼睛只釘在他的身上，黛玉此時喜到極處，忘其所以，便無可不可的，朝著邱八也磕了一個頭。邱八別轉頭去沒有扶他，卻不由的口中長歎一聲，默默無語。八少奶奶怕他又反悔，急急的催著黛玉收拾衣箱。黛玉嫁來的時候，自家止有六隻衣箱，其餘都是邱八替他置備，現在仍叫黛玉把原帶來的衣箱帶去。

黛玉默默的收拾了一會，帶著同來的一個娘姨、兩個大姐，辭別了邱八和八少奶奶便要出門。八少奶奶索性做個好人，早叫人替他僱了一乘轎子，一直送他到輪船碼頭。黛玉此時就是鯨魚脫網，彩鳳開籠，恨不得一步就跨出門去，忙忙登輿而去。

這裡邱八見黛玉出門，心中不免有些戀戀，但一則已經答應，反悔不來；二則明知黛玉不是真心，留他無益，樂得聽了他夫人的說話做個好人；三則自己把他關鎖多時，不肯折著志氣，反去留他。有此三層事理，所以邱八勉強放他出去，雖是心中不捨，也是無可如何。可笑那林黛玉騙了邱八二萬餘金替他還債，自以為是得計的了，不料偏偏遇著了這樣的一個德賴人物，非但嚇詐不倒，反吃了一場大虧，幾乎白送了一條性命，這也是林黛玉平時喪盡良心的報應。邱八這邊按下不提且說黛玉出門之後，一直徑到輪船碼頭，發下衣箱行李，寫了一間上海房艙，不消一日工夫，早到上海。暫時落了客寓，不多幾日，便看中了惠福里的一家房子，三樓三底，甚是寬大，當下付了房租，立時搬了過去，置備了些中西器具，登時鋪設得煥然一新。他從前騙了邱八的二萬銀子，還債贖當止用得一萬多些，其餘的都暗地托人存在莊上。此番到了上海，猶如死裡逃生的一般，覺得喜出望外，便自己到錢莊上去了一趟，把他那些存項取了一半回來，任情揮霍。依舊的珠圍翠繞，羅綺輝煌，時常坐著馬車到張園兜個圈子，回來的時候在

大馬路、四馬路一帶出風頭，卻暫時不敢再做生意。聽著那邱八的風聲，只把惠福里的房子當作住家。早不知不覺的過了兩節，打聽得邱八已到過兩趟上海，卻把林黛玉的事絕口不提，就是那一班朋友也恐他要惱羞成怒，不便去追問於他。黛玉打聽得實，放下了心，方才打算要再做生意，掛起牌子來。

、接■天已黛玉坐著馬車正要張園去，剛剛馬車跑到泥城橋方缺油之中遇著了章秋谷的馬車、黛玉見秋谷坐在車中，氣宇軒昂，衣裳儵儵，長眉秀目，光彩照人，不覺芳心微動。便橫波凝睇以目送情。無奈兩下的馬車都跑得風捲雲馳，傾刻之間那眼前就如電光一閃，兩下早已跑開。黛玉直待馬車跑過之後，方才猛然想起好像章秋谷的神情，姑且冒叫一聲看他答應不答應，便立起來高叫一聲。聽得秋谷在前答應，方知真個是他。黛玉心中大喜，連忙叫馬夫轉過馬車，跟著秋谷直到一品香來。當下把一年的境遇向秋谷細細說明，說到邱八把他關鎖在房一節，黛玉不免還有些談虎色變，毫髮悚然。

當下二人促膝密坐談了一回，秋谷便問黛玉究竟作何行止，黛玉道：「倪也無撥啥一定格主意，晏歇點耐阿好到倪搭來一埭，大家商量商量。」秋谷搖頭道：「我今天有自己的事情，連幾處檯面都不能應酬，料想沒有空兒。我看還是明天罷！」

黛玉點頭答應，又告訴了他住處的門牌。不一時吃完大菜，已是掌燈，黛玉自回惠福里去，秋谷便一直到吉升棧來。

到了棧內，在自己房內略坐一刻，便走到雙林房內來。雙林早已回來，凝妝俏坐，低問秋谷為何此刻回來。秋谷把遇見黛玉之後，在大菜間談了一點餘鐘，所以回來晚了。雙林又問他今天可要出去。秋谷不答，只把頭點了一點。雙林睜了秋谷一眼，便不作聲。秋谷心中暗笑，假作不知，略談幾句便起身出棧，逕到新清和張書玉院中來。

書玉恰好在家，迎門相候，滿面堆歡的叫了一聲：「二少！」秋谷含笑招呼，跨進房來。書玉親手替他寬了馬褂，又叫他脫去長衫。秋谷因五月中旬天氣已經燥熱，便略略點頭。書玉一並替他寬了下來，把一件羅紡長衫、單紗馬褂交與旁邊的娘姨，朝他使個眼色。那娘姨會意，便把兩件衣服折疊起奪，開了衣櫥，把秋谷的衣服放在櫥內，取過一把鎖來輕輕的鎖好。秋谷見了，明知書玉的意思，並不開言，只是對著書玉微微而笑。書玉此時心花大放，樂不可支，極力的應酬秋谷。秋谷心上雖言不甚情願，卻已到了這步田地，就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也不得不隨和起來。

夜分之後，書玉掃榻熏香，慇懃留宿。秋谷料想推辭不得，只得應承。

這一夜，章秋谷的神情，卻是曾經滄海，難為洛浦之波；除卻雲英，不是藍橋之路。在張書玉是當時相見，已銷情女之魂；今日重逢，留得宓妃之枕。鳳女之顛狂如許，趙後回風；擅奴之華采非常，何郎無恙。

只說秋谷在書玉院內住了一宵，明日起來，照例開銷了二□塊錢下腳，書玉一定不肯。推了多時，見秋谷面上已經微含怒意，方才叫娘姨收了。秋谷便要起身，書玉千叮萬囑的叫他晚上一定要來。秋谷道：「這卻不能一定。沒有事情，自然來的；倘或有了正事，這卻要耽擱一天的了。」書玉無奈，一直送下樓梯，走到屏門邊方才立住，望著秋谷出了院中，一步懶一步的回上樓去。正是：齋

窺中堂之韓令，賈午留香；感漢浦之鄭郎，洛妃解珮。

未知秋谷再到何處，請聽下回交代。